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燁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青標

欽定四庫全書

古史卷十六

宋 蘇轍 撰

晉唐叔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之子而成王之弟也其母邑姜齊太公尚之女也邑姜方娠武王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予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武王崩周公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予之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

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分之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鞞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叔虞之封歲在大火閼伯之星實紀商人故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唐叔卒子燮立因晉水改號晉侯晉侯卒子武侯寧族立武侯卒子成侯服人立成侯卒子厲侯福立厲侯卒子靖侯宜臼立靖侯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

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娶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命之曰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仇襲殺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東徙文侯與鄭武公迎立平王而安定之平王命文侯為諸侯伯賜之秬鬯一卣彤弓矢百盧

弓矢百馬四匹作文侯之命三十五年文侯卒子昭侯
伯立元年晉始亂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曲沃桓叔靖侯
之孫欒賁傳之是時桓叔年五十八矣好德而強晉人
附焉師服曰晉以甸侯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七
年潘父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平是
為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代立是為曲沃莊
伯十五年莊伯伐翼弑孝侯晉人立孝侯之弟是為鄂
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六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

伐翼周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奔隨既而曲沃叛周王
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哀侯元年
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鄂侯于隨納諸鄂故謂
之鄂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八
年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啓曲沃伐翼九年曲沃武公
伐翼逐哀侯于汾隰夜獲之及櫟共叔晉人立哀侯之
子是為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曲沃武公誘而殺之明年
滅翼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侯緡二年虢仲

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二十七年曲沃滅晉王使
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為晉侯武公穆公之曾孫也
自桓叔之初封至是六十七年而自武公之立至是三
十七年矣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年而卒子獻公
詭諸立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與士為謀去富子七年士
為殺游氏之二子八年盡殺游氏之族城聚以處羣公
子圍而盡殺之九年虢人侵我十年公將伐虢士為曰
虢公驕若驟勝於我必棄其民無民而後可伐也乃止

初公取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又取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公伐驪戎
驪戎男女以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
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出羣公子於外
十一年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
鄙惟二姬之子在絳十六年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
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
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薦曰太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
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十七年使太子
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
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
監國古之制也若夫帥師征伐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
子之事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不對而退太子
將行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
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狐突等五人

識公意勸太子行惟羊舌大夫不可曰違命不孝廢事
不忠子其死之十九年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
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
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何益對曰宮之奇之為人懦
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昵之雖諫不聽乃使荀息
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
師里克荀息以兵會之滅下陽而還二十一年公將立
奚齊驪姬謂太子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

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吾不忍也然則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遂縊而死姬復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十二年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逾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公復使

假道於虞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可再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公遂伐虢滅之師還館于虞滅之二十三年公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乃奔梁二十六年公疾病召荀息而屬之以奚齊問所以定之者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九月公卒里克平鄭將納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十月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乃

立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初重耳之
亡也謀適齊楚狐偃曰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
不如走狄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可以休憂乃之狄
處一年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於狄乎冀芮曰後出
同走罪也且偕出偕入難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
君君老矣子往驪姬懼且必告悔乃之梁及里克既殺
二子使屠岸夷召重耳重耳謀於狐偃偃曰堅樹在本
始不固本終必槁落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

喪得國則必樂喪因亂以入則必喜亂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繼非亂誰納偃曰喪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制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故難重耳出見使者而辭之呂甥卻稱亦使蒲城午召夷吾曰子厚賂秦以求入吾主子夷吾謀於冀芮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子盍盡國以賂內外無愛虛以求入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乃告

大夫請君于秦大夫許之使梁由靡告秦穆公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于狄且告將立之重耳辭曰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哭泣之位其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夷吾于梁如弔重耳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繫曰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且請入河外列城五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立重耳

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繫曰君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若求置晉君以成名則不如置不仁可以進退穆公乃以師會齊隰朋納夷吾于晉是為惠公穆公問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維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元年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使丕鄭聘于

秦且謝緩賂丕鄭言於秦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丕豹奔秦二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來賜公命公受玉情過曰晉侯必無後王子帶召戎以伐京師師及秦師伐戎以救周四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我自雍及絳相繼五年冬秦饑使來乞糴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

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不
如勿予慶鄭曰君必悔是矣六年秦伯伐我公謂慶鄭
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
右慶鄭吉弗使步楊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
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
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弗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
渰而止公號慶鄭鄭不救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

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公以歸秦
公子繫請殺公公孫枝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
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公使卻乞名
呂甥甥教之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
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呂甥謀於衆請征繕以輔
孺子衆說乃作州兵十月呂甥會秦于王城秦伯問曰
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曰小人恥失其君而悼
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

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
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
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
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
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威此一役也秦可以伯納而
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其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
改公館而饋之七牢十一月公歸自秦殺慶鄭而後入
入河東於秦於是晉饑秦復餽焉公畏重耳使寺人披

殺之於狄重耳聞之去狄適齊八年子圉為質於秦秦
歸河東而妻之子圉梁出也十年秦滅梁十三年子圉
將逃歸欲與嬴氏行嬴曰子晉太子而辱於此子歸宜
矣然寡君使我侍執巾櫛所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是棄
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十四年惠公卒子懷公
圉立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
及偃從重耳在秦不召公命執之辭曰二子事重耳有
年矣臣若召之是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公命

殺之明年秦伯以兵納重耳是為文公文公之初亡年
十有七矣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犢胥臣皆賢人也狄
人伐廆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
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二年寺人披求殺之狐偃謀
曰始吾來此非以狄為榮將休以擇利也今既久可以
行矣齊侯老矣管仲隰朋皆死此亦欲得賢以自輔可
從也遂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
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將鞭之狐偃曰天賜也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居二年桓公卒孝公立齊不競從者欲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勸公子行不從姜與從者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狐偃及曹曹共公亦不禮焉僖負羈知其賢饋之以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將何以報我對曰子女玉帛羽毛齒革皆君有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必言之對曰若以君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

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楚令尹成得臣畏其言大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疑之胥臣勸納之問於狐偃偃曰將奪其國其妻何有乃取之他日秦伯享公子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趙衰以公子降拜

稽首時惠公既卒矣明年正月秦伯以兵納公子二月
晉人以兵禦之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晉師退辛丑狐
偃盟秦晉之大夫丙午公子入曲沃丁未朝于武宮使
殺懷公于高梁呂卻畏偃將焚宮以作亂寺人披知之
請見公公讓不見披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
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
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以難告三月公微會秦伯于

王城已丑晦公宮火呂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
誘而殺之公逆夫人以歸秦伯送衛兵三千以備惠公
歸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與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
矣惠懷自棄於天天未絕晉非君誰立天實置之而二
三子以為已功不亦誣乎遂與其母亡去皆隱而死公
求之不得以繇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於是
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救乏振滯輕關易道通商
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

物昭舊族愛親戚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胥籍
狐箕欒卻伯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
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
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
匱是時周有叔帶之亂王出居鄭使告難于秦晉二年
秦伯軍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公曰求諸侯莫如勤
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其時矣公從之辭秦師
而以兵赴王三月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

王入于王城取叔帶于溫殺之公朝王王享之請隧弗

許

杜預曰隧王之葬禮也韋昭曰隧謂六遂也韋義為長

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

賜公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原亦不順伐之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民之寶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退一舍而原降使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三年宋人以其有德於我也叛楚從我楚使成得臣伐之魯人以齊難故

以楚師伐齊取穀楚使申公叔侯戍之四年楚子及諸
侯圍宋宋使公孫固來告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
於此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
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使卻穀將
中軍卻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
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五年將伐曹假道於衛
衛人不聽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卻穀卒使先軫將中
軍胥臣佐下軍衛侯出居襄牛師遂入曹令無入僖負

羈之宮魏犢顛頡違命熱僖負羈氏將誅二子公材魏犢而免之殺顛頡以徇于軍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復使門尹般告急公曰我欲伐楚矣而齊秦未可奈何先軫曰使宋厚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則齊秦欲戰矣公從之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

其可廢乎得臣不聽而使請戰楚子怒之而不能禁得臣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若不許楚是棄宋也楚有三施我有三怨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公說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得臣怒從晉師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狐偃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

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
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
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
楚衆欲止得臣不可四月師及宋師齊師秦師次于城
濮晉車七百乘韞鞬鞅鞞公登有莘之墟以觀之曰少
長有禮其可用也遂及楚師戰楚師敗績楚殺得臣於
是鄭伯請成衛侯出奔楚王親勞師作王宮于踐土五
月獻楚俘于王鄭伯傅王如平王享文侯之禮王命尹

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公為侯伯受策以出出入
三覲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衛侯復歸于衛城濮之戰
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司馬殺祁瞞以徇于諸侯
使茅筏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七月振
旅愷以入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殺舟之僑以徇于國三
罪而民服公始入而教民二年欲用之狐偃曰民未知
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狐偃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

易資者不求豐焉公曰可矣狐偃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一戰遂伯諸侯公將以諸侯朝王而不敢合諸侯於周冬會于溫召王以諸侯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之曰天王狩于河陽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而歸之京師遂以諸侯圍許歸曹伯于曹七年公及秦伯圍鄭以討其無禮我軍函陵秦軍汜南鄭伯使燭之武夜見秦伯秦伯私與鄭盟而還狐偃請擊之

公止之亦歸八年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始為卿九年文公卒子襄公驪立冬秦伯使孟明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鄭人知之不克元年秦師滅滑而還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子墨衰經與姜戎敗秦師于殽獲其三帥文嬴請而歸之先軫怒使陽處父追之不及孟明歸秦伯哭以逆師曰非三子之罪也復用之八月狄伐我公禦之于箕先軫死之卻缺獲白狄子卻缺者卻芮之子也以父故廢耕於野其妻饁之敬

相待如賓胥臣見而賢之言於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
自箕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
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衛成公不朝二年
將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五月圍
戚取之衛孔達伐我三年秦使孟明來伐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衰
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必將辟之懼而修德不可當
也六月士穀會諸侯于垂隴將討衛衛執孔達以說冬

先且居以諸侯之師伐秦取汪及彭衙四年秦伯來伐
取王官及郊我師不出封殽尸而還五年公伐秦圍祁
新城六年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皆死七年蒐于夷舍
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故事趙衰且
謂盾能請改蒐而易中軍從之於是趙盾為政晉國以
治八月襄公卒太子少諸大夫謀立長君趙盾使先蔑
士會逆公子雍于秦狐射姑亦使逆公子樂于陳趙盾
使殺樂于郕射姑自知無援且怨陽處父使續鞠居殺

之而出奔狄秦康公以兵送公子雍太子之母穆嬴曰
抱太子以啼于朝諸大夫患之明年春乃立太子夷皐
是為靈公而以兵禦秦師敗之先蔑士會皆奔秦八月
趙盾盟諸侯于扈卻缺言於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
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伐何以示威服而不柔
何以示懷盾說二年使解楊反衛之侵地諸侯是以睦
於晉夷之蒐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
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先克奪蒯得田故

五人作亂三年使賊殺先克既而五人皆誅死秦晉歲相侵伐六年冬趙盾禦秦師于河曲上軍佐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欲戰問於士會會知駢之謀曰趙有側室曰穿弱而好勇史駢之佐上軍穿不喜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我師不動穿果追之盾曰秦獲穿矣乃皆出戰交綏秦師將遁使來請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不順師無功而還七年六卿

相見於諸浮趙盾言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
奈何荀林父請復賈季卻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
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乃使魏壽餘偽
以魏叛以誘士會秦伯師於河西壽餘請使東人之在
秦者先與魏人言秦伯使士會會既濟魏人譟而歸邾
文公卒其子驪且齊出也捷菑晉出也邾人立驪且捷
菑來奔八年六月趙盾盟諸侯于新城謀立捷菑七月
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驪

且長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齊公子商人弑其君
舍九年十一月公會諸侯于扈將伐齊齊人納賂以免
十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一年春荀林父及諸侯之大
夫伐宋六月公會諸侯于扈將討宋不克十三年夏討
河曲之不用命者放胥甲于衛而免趙穿齊宋既以賂
免鄭穆公曰晉不足與矣故鄭人受盟于楚陳共公之
卒也楚人不禮於陳故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
遂侵宋趙盾帥師救陳宋楚囚解楊乃還冬趙穿侵崇

將以求成于秦秦不與成時靈公侈虐趙盾諫不聽故
不競于秦楚十四年春秦師伐我趙盾以諸侯之師禦
之遂侵鄭楚使闞叔救鄭趙盾避之而還靈公益肆彈
人于臺上而觀其避丸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盾與
士會皆諫猶不改盾驟諫公患之將殺盾盾得脫去遂
出奔趙穿弑靈公於桃園盾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書
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非我也史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不能答孔子蓋善之

也盾使趙穿逆文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驪
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始以
卿之適子為公族餘子為餘子庶子為公行四年亦狄伐
我公欲伐之荀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乃可殪也
乃止七年公會諸侯于扈楚莊王方強陳侯畏楚不會
使荀林父伐陳公卒于扈師還子景公孺立楚子伐鄭
卻缺救之鄭伯敗楚師懼而及楚平元年會諸侯之師
伐鄭二年公會狄于欒函始服衆狄三年楚子入鄭荀

林父帥六卿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諸將
畏楚皆不欲戰先穀不可曰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
夫也以中軍佐濟林父不能禁師遂濟楚子欲還嬖人
伍參知先穀不順勸戰使來求成又使致師以疑之諸
將不一戰于邲我師敗績楚囚知瑩以歸師還林父請
死公將許之士渥濁曰城濮之役晉入楚師三日穀文
公猶有憂色或問之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
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公從之使復其位先穀不得志於邲將以赤狄為亂四年秋赤狄侵我及清冬討穀殺之盡滅其族五年公伐鄭荀林父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乃蒐而還六年楚子圍宋宋來告急公將救之伯宗曰天方授楚未可與爭乃使解揚給宋曰無降楚楚人得之賂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諸樓車遂致君命楚將殺之揚不屈乃舍之六月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氏

七月秦桓公來伐公治兵于稷以略狄土還及雒魏顆
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公歸賞林父以狄臣千室亦賞
士渥濁以瓜衍之縣以其諫殺林父也七年春士會帥
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公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
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歸于秦冬使士會
聘于王王享之穀烝會私問焉王聞之曰季氏而弗聞
乎王享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王室之禮也
會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八年卻克聘于齊齊

頃公惟婦人觀而笑之。郤克怒歸，請伐齊。公弗許。六月，公會諸侯盟于斷道。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高固逃歸，遂執三子。師還，士會將老，謂其子爰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今郤子有憾於齊，吾懼其易之也。」乃請老。郤克為政九年，公伐齊。齊以公子彊為質而還魯人。將以楚師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十一年。齊敗衛師，魯衛使來請救。皆主郤克。公命克以八百乘赴之。六月癸酉，及齊侯戰于鞏。郤克傷于矢流血及

屢告其御解張曰余病矣張為之并轡而鼓馬逸不能
止師從之逐齊師三周華不注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
將止之其右逢丑父與君易位以免齊侯使國佐如師
賂以紀甌玉磬反魯衛之侵地乃盟而還楚人大興師
侵衛及魯楚公子嬰齊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蜀我畏其
衆不敢爭楚師之出也使申公巫臣聘于齊巫臣以夏
姬來奔以為邢大夫十二年公會諸侯伐鄭十二月作
六軍韓厥趙括鞅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十三年鄭

伯伐許欒書將中軍伐鄭以救許趙朔娶于公朔死趙
嬰通于姬氏十四年趙同趙括逐嬰嬰奔齊十二月公
會諸侯于蟲牢鄭人來服宋人不會十五年三月侵宋
四月遷于絳冬楚人侵鄭欒書帥師救鄭遇於繞角楚
師還師遂侵蔡楚人以新息之師救蔡諸將皆欲戰荀
首士燮韓厥不欲曰吾來救鄭而遂伐蔡既遷戮矣若
又怒楚戰必不克欒書從之乃還十六年秋楚師伐鄭
公會諸侯救鄭八月盟于馬陵鄭人囚楚鄭公鍾儀以

獻巫臣請使於吳許之於是吳晉始通十七年春使魯
歸齊汶陽之田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趙莊姬
以趙嬰之亡也怨同括言於公曰同括將為亂欒郤徵
之六月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
奚韓厥言於公而復之以歸汶陽之田諸侯二於我十
八年正月公會諸侯盟于蒲二月鄭伯受盟于楚七月
鄭伯來朝執之欒書伐鄭歸鍾儀於楚以求成十二月
楚公子辰來聘十九年使糴伐如楚四月鄭人立君乃

歸鄭伯公有疾五月立太子州蒲為君以會諸侯伐鄭
是為厲公六月景公卒厲公元年卻至與周爭鄆田王
使劉康公單襄公訟之公命卻至歸田於周冬公會秦
伯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顓盟公于河東公使卻
犇盟秦伯于河西二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五月士燮
盟楚公子罷于宋卻至聘于楚楚子享之公子側相言
及於戰知成之不能固也冬楚公子罷來盟秦桓公既
盟於河上歸而背之召狄與楚以伐我三年夏公朝于

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
師曹公子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五年三月公會諸侯
于戚執曹伯歸于京師六月楚子伐鄭取離石欒書欲
報楚韓厥曰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三卻害伯
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十一月始會吳于
鍾離六年楚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人叛我公方
無道而三卻驕侈欲伐楚士燮畏其成功也言於公欲
釋楚以為外懼欒書不可遂興師六月晉楚遇於鄢陵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轅書請固壘以待之卻至曰
楚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
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我必克之遂戰呂錡射楚共
王中目楚師鄭師皆敗楚師宵遁楚殺其將側鄢之戰
魯人以僑如之難不及執其大夫季孫行父七年春鄭
公子駢侵我夏公及諸侯伐鄭盟于柯陵士燮知國將
有亂使其祝宗祈死因自殺冬公復會諸侯伐鄭歸欲
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外嬖胥童夷陽五長魚矯與三卻

有怨樂書惡郤至不從已而敗楚師也亦欲廢之乃使
楚囚告公曰此役也郤至實召寡君將奉孫周以事楚
公告樂書書曰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樂
書使孫周見之公覘之信遂怨郤至公田郤至奉豕寺
人孟張奪之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將作難胥童
曰必先三郤族大而多怨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
公郤至曰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吾待命而已
十二月殺郤錡郤犢郤至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

中行偃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
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
二子皆再拜稽首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
中行偃執公而殺胥童八年正月書偃使程滑弑公葬
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瑩士魴逆孫周于京師
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者襄公之曾孫也其大父曰桓
叔捷其父曰惠叔諱悼公之立年十四矣大夫逆于清
原公曰孤始願不及此雖然此天命也抑人之求君使

出命耳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所福也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選用賢俊國人皆喜魯侯來朝待之以禮魯侯歸以告杞伯杞伯亦來且請為昏楚人納魚石于彭城宋人伐之冬楚公子嬰齊救彭城宋使華元來告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強自宋始矣公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十二月遂會諸侯于虛打元年春欒黶以諸侯之師圍彭城降之夏

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二年七月荀瑩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謀鄭魯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偪鄭荀瑩善之齊人不會瑩以為言冬復會于戚齊與滕薛小邾皆至遂城虎牢鄭人乃成三年祁奚請老公問誰可繼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之稱其子午於是羊舌職死奚復稱職之子赤公從之以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以鄭服故六月公會諸侯于雞澤陳人患楚使袁僑如會公使諸侯之大夫盟之公弟楊干亂行於曲梁

司馬魏絳戮其僕公怒將殺絳絳辭請死公謝而止之
以佐新軍四年無終子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
戎公將拒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
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
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得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說使
魏絳和諸戎五年秋公及諸侯會吳于戚冬楚師伐陳
公會諸侯救陳七年冬楚師圍陳十二月公會諸侯救
陳陳人畏楚陳侯逃歸八年夏鄭人以我故侵蔡獲蔡

公子燮五月公會諸侯之大夫于邢邱改命朝聘之數以寬諸侯冬楚師伐鄭鄭及楚平九年秋秦人侵我楚子出師於武城以為秦援饑不能應冬公會諸侯圍鄭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荀螢曰與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將盟鄭言不順荀螢曰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服鄭既盟復以諸侯伐之而還公歸謀所以息民者

魏絳請施舍節用從之期年國乃有節十年春公及諸侯會吳于杻荀偃士匄請伐偃陽以封宋向戌遂滅之向戌辭不敢受乃以畀宋公六月荀偃伐秦秋公會諸侯伐鄭戍鄭虎牢鄭人來平楚公子貞救鄭荀偃欲還轍轢欲戰師遂進十一月與楚人夾潁而軍鄭人竊與楚平轍轢欲伐鄭荀偃曰我若伐鄭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不如致怨而還遂侵鄭而歸楚師亦歸十一年夏公及諸侯伐鄭七月及鄭人盟于亳楚子秦師侵鄭

鄭復從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告絕于楚十二月會于蕭魚鄭人以兵車鐘磬女樂為賂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我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辭讓而受秦師伐我士魴禦之于櫟少秦師而弗設備我師敗績十三年荀瑩士魴卒公蒐于緜上將使士匄將中軍匄以讓荀偃於是韓起讓趙武欒黶讓韓起國人相勸以睦十四年春士匄及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為吳謀楚

句以吳之伐楚喪也辭之夏公以諸侯之師伐秦六卿以師進公待于竟師至于械林秦人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厲疾其專也曰余馬首欲東乃歸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厲之弟鍼謂士句之子鞅曰此役也將以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與鞅馳秦師死之厲怒逐鞅鞅奔秦衛人出其君衎冬士句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定衛假羽毛於齊而不歸諸侯始貳十五年邾人

莒人侵魯公將為會而討之有疾不克十一月悼公卒
子平公彪立逾月而薨元年正月改服修官烝于曲沃
三月會諸侯于溴梁執莒子邾子公與諸侯燕于溫令
諸大夫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齊有異
志矣將盟高厚高厚逃歸五月荀偃以諸侯之師伐許
及楚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齊數伐魯魯使叔孫豹來
告三年十月公會諸侯伐齊齊侯禦于平陰不勝而走
遂圍齊侵及濰沂楚人間齊之隙以侵鄭不克四年正

月盟諸侯于祝柯執邾子而歸七月齊侯卒士句帥師
侵齊聞喪而還五年六月公及諸侯盟于澶淵及齊平
欒黶娶於范氏黶死其妻與州賔通其子盈患之欒祁
懼愬于士句曰盈將為亂盈好施多士士句畏之六年
使城著而逐之盈出奔楚句盡殺其黨冬公會諸侯于
商任以錮欒氏七年盈自楚適齊冬公會諸侯于沙隨
復錮欒氏八年我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來媵以
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以

書入絳魏氏將助之士勾奉公以如固宮使其子鞅劫
魏舒載以之公欒盈戰不勝奔曲沃國人圍之秋齊侯
因欒氏之難以伐我入孟門登太行以報平陰之役趙
勝追之獲晏釐冬殺欒盈九年秋公會諸侯于夷儀將
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諸侯救鄭而還秦晉為成韓
起如秦涖盟公嬖程鄭使佐下軍十年夏公會諸侯于
夷儀將討齊齊人弑莊公以說八月盟于重丘而還納
衛侯衎于夷儀趙武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十一年

春秦伯使其弟鍼來修成衛侯衎復歸于衛孫林父以
戚來奔以兵戍茅氏衛殖綽伐茅氏殺戍者六月趙武
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以討衛執衛侯及其大夫甯喜
齊侯鄭伯來朝皆為衛請十二月衛人歸衛姬乃釋衛
侯初齊烏餘以廩丘來奔襲衛羊角魯高魚取之士匄
卒莫能治也趙武言於公請歸之十二年春執烏餘而
反其侵地諸侯皆服宋向戌善於趙武又善於楚令尹
屈建來告我求弭諸侯之兵武謀於諸大夫韓起曰兵

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遂許之宋人以告楚齊秦皆許之遂告小國為會於宋七月趙武及諸侯大夫畢至使晉楚之從得交相見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武患之以告羊舌肸肸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且以弭兵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及盟晉楚爭先肸又謂趙武

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
楚人及孔子作春秋書先晉從其素也十三年夏齊侯
陳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皆來朝十四年六月
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平公杞出也以故治杞諸
侯不說吳季札來聘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
其萃於三族乎十五年宋災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澶
淵以謀調宋不克十七年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甯楚
令尹圍請以宋之書加于牲上讀書而不歆血許之夏

荀吳伐群狄于太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毀車為行從之大敗狄人十二月趙武死韓起為政十二年韓須如齊逆女至而有寵謂之少齊少齊死魯侯來弔公辭焉諸侯之大夫來送葬十九年齊侯使晏嬰來請繼室許之羊舌肸見晏子而問齊故嬰曰齊其為陳氏矣肸曰然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敝罷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

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二十年楚靈王將合諸侯使椒舉來請公欲勿許司馬侯曰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乃許之椒舉遂請昏而還二十一年楚使令尹子蕩來逆女韓起送女羊舌肸為介公送之于邢丘至楚楚人弗逆楚子朝而訪其大夫將以起為闡以肸為司宮大夫莫對遂啟彊諫乃止二十二年

楚公子棄疾來聘公欲勿逆以報羊舌肸諫乃逆之二
十三年衛襄公卒使范鞅弔且反戚田二十四年石言
于魏榆成虎祁之宮諸侯皆賀十月楚師滅陳不救二
十五年閻嘉與周甘人爭閻田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王使詹伯來讓公使趙成如周致閻田旦反潁俘荀盈
死公將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盈未葬公飲酒樂膳宰屠
蒯超入請佐尊者許之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
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合業為疾故

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使荀躒佐下軍以說二十六年七月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楚子誘蔡侯般殺之秋韓起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憊謀救蔡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楚遂滅蔡

二年春齊侯魯侯衛侯鄭伯來朝公以魯之侵莒也不見魯侯公及齊侯宴中行吳相投壺吳曰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大夫曰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不樂而罷八月荀吳假道於鮮虞以滅肥冬伐鮮虞初諸侯朝于虎祁而歸皆有貳心三年將為莒討魯羊舌肸曰諸侯不可不示威乃並徵會秋公會諸侯于平丘將尋盟齊人不可公使肸詰之乃從肸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

兵建而不施壬申復施之諸侯畏之甲戌盟于平邱辭
魯侯而執其大夫季孫意如以歸五年秋荀吳伐鮮虞
圍鼓鼓人或請以城降弗許左右曰弗勞而獲城何故
不為吳曰吾聞之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
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
甚惡若所好何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
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
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

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六年八月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元年秋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五年宋華氏向氏為亂荀吳及諸侯之大夫救宋六年周景王崩王子朝作亂冬籍談荀躒帥師納王于王城七年春魯人敗邾師于離姑邾人來愬為邾執魯行人叔孫婁八年三月公使士景伯洎問周衆衆不與子朝乃辭其使六月鄭伯來朝謀王室之難乃徵會於諸侯九年春趙鞅會諸侯之大夫于

黃父令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秋魯侯山奔齊
十年秋知蹠趙鞅帥師納王十一年秋士鞅會諸侯之
大夫于扈令戍周且謀魯故宋衛皆利納魯侯士鞅取
貨於季孫不果納冬籍秦致戍于周十二年魯侯自齊
來寓于乾侯祁盈之臣祁勝與鄔臧通室盈執之祁勝
賂荀躒躒為之言於公殺祁盈及揚食我而滅其族十
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元年公將以師納魯侯范鞅
陰右季孫不克二年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令城成周三年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執之于京
師晉自平公失政政在趙武趙武躬率忠信糾合諸侯
以寧諸夏晉國賴之自武死君臣泰侈不在諸侯三十
餘年一會於厥慙將救蔡而不克一會於平丘以兵脅
齊魯而盟之惟黃父狄泉之會能紓王室之患然六卿
侈富剪滅舊族而益樹黨晉內失其民而外失諸侯三
晉之兆成矣五年鮮虞敗我師于平中初蔡侯如楚楚
人止之三年怨其令尹囊瓦歸而來朝以其子元與大

夫之子為質而請伐楚六年春公會諸侯于召陵將為
蔡伐楚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而止諸侯不悅復假羽
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諸侯益惡之秋士鞅
及衛孔圉伐鮮虞八年宋使樂祁來聘趙鞅逆而飲之
酒獻楊楸六十范鞅疾之譖而執之九年秋齊衛鄭同
盟以叛我十年趙鞅言樂祁而歸之祁卒止其尸以求
成於宋夏齊伐魯士鞅荀寅救之還盟衛侯于鄆澤使
涉佗成何辱之衛侯怒請改盟衛弗許十一年齊侯伐

夷儀我師敗之十二年夏趙鞅帥師圍衛執涉佗以求
成衛人不許殺涉佗成何奔燕冬齊侯魯侯盟于黃魯
人始叛十五年春齊侯衛侯伐河內趙鞅殺邯鄲午趙
稷涉賓以邯鄲叛荀寅范吉射午之姻也七月范氏中
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荀躒韓不信魏曼多惡二子將
逐之言於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
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十一月三子奉公以伐范
中行氏二子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趙鞅

入于絳盟于公宮十六年圍朝歌齊侯宋公魯侯衛侯
會于洮謀救范中行氏既而范中行自朝歌奔邯鄲自
邯鄲奔鮮虞自鮮虞奔柏人趙鞅輒伐之齊宋魯衛更
救之十九年夏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二十二

年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荀林父之弟荀首林父為
中行氏首為智氏林父之

後既絕而首
之後益侈

自是趙鞅魏曼多連歲伐齊衛三十年夏

公會魯侯吳子于黃池吳人爭長時越入吳吳不能待

乃先晉

史記吳世家黃池之會先晉晉趙世家黃池
之會先吳外傳亦曰先吳今以左傳為信

三

十三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衛三十四年趙鞅以衛君之不朝也帥師圍之齊國觀陳瓘救衛乃還十月復伐衛出其君立般師而還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三年六月荀瑶帥師伐齊大敗齊師獲顏庚四年公及魯臧石伐齊取廩丘七年荀瑶伐鄭齊田恒救鄭瑶畏之而還使謂恒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奈何救之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久乎十七年智氏與韓魏趙分范中行地以為己邑公怒

告齊魯欲伐四子四子懼反攻公公奔齊道死知瑤立
昭公曾孫驕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昭公少子也號為
戴子戴子生忌忌善於瑤早死瑤欲并晉而未敢故立
其子晉國之政皆決於知氏瑤惡趙無恤四年與韓魏
攻趙氏於晉陽晉陽將下韓魏畏瑤之無厭也反與趙
氏攻瑤殺之而并其地初知甲欲以瑤為後知果曰不
如宵也甲曰宵也狠果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若
立瑤知宗必滅弗聽果別族為輔氏及知氏滅而晉益

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趙魏十八年公淫於國中夜竊出盜殺之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天子命韓魏趙皆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傾立十七年孝公之子靜公俱酒立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蘇子曰晉文公辟麗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舅犯靖而待之

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丕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

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伯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敝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為先穀而瑩將為林父如瑩可謂知兵矣

古史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史卷十七

宋 蘇轍 撰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
黎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
之命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南正司天以屬神命黎為火
正司地以屬民黎以火正事帝嚳高辛能光融天下帝
命之曰祝融使為重黎共工氏作亂帝使重黎誅之而

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

重出

於少昊黎出於高陽當高陽之世重黎實二人也至帝
嚳之世火正兼稱重黎蓋以黎兼重歟是以重黎既誅
而獨以吳回為重黎然則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
楚之先實黎而非重也

坼剖而產長曰樊為昆吾次曰惠連為參胡三曰錢為

彭祖四曰求言為會人五曰安為曹姓六曰季連為芊

姓楚其後也昆吾氏為夏伯湯滅之彭祖氏為殷伯殷

衰而彭祖氏滅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

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其裔孫曰鬻熊事周文

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周成王
舉文武勤勞之後以子男之田封熊繹於荊蠻居丹陽
成王會諸侯於岐陽荊蠻不得與盟置茆絕設望表與
鮮卑守燎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黹熊黹生熊勝熊勝
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
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侵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
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
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

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及周厲王暴虐熊渠畏之去
王號熊渠卒長子康蚤死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熊
延弒而代立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周厲王奔彘熊勇
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
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十年卒伯霜立是為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
叔堪逃於濮而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聰明和協蓋其
先君遂氏將起叔堪而立之不克十六年鄭桓公始封

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罾立熊罾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二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東徙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宵敖宵敖六年卒子熊眇是為蚡冒若敖蚡冒筮路藍縷以啓山林於是始為成國十七年蚡冒卒其弟熊通殺其世子而自立是為武王熊通之十九年而魯隱公之元年也熊通始大稍侵陵中國諸侯畏之三十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以謀我三十五年侵隨使薳章求成隨侯使少師來鬬伯比

曰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少師得其君終必從之乃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我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盍脩政而親兄弟之國以待之乎隨侯從之師還三十七年夏會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蘧章讓黃而身自伐隨戰于速杞隨師敗績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人請成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未可克也乃及隨盟熊通歸而自立

為王始開濮地而有之三十八年使鬬廉伐鄧敗之四
十年屈瑕鬬廉敗鄧師於蒲騷四十一年屈瑕伐絞敗
之四十二年屈瑕伐羅易之不設備大敗縊而死五十
一年始以戟為軍王帥之以伐隨卒于師鬬祁屈重祕
不發喪以兵臨隨及隨侯盟而還子丈王熊賁立丈王
始都郢二年伐申過鄧鄧祁侯止而享之鄧騅甥聃甥
養甥請殺王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夫
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初蔡侯息侯皆取於陳息媯

過蔡蔡侯不為禮息侯怒故啓我伐蔡蔡侯怨之譽息媯於王王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不言王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十年王為之伐蔡以說十二年伐鄧滅之秋伐鄭十四年冬巴人伐我十五年春王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階陵還及湫有疾六月文王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而葬於經皇文王方事中國而齊桓公始伯諸侯附焉故不能成大功子熊羆立是

為堵敖堵敖三年欲殺弟熊惲惲奔隨與隨人襲弑堵

敖而自立是為成王

史記文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能羆五年為弟熊惲所殺按左傳魯

莊公四年楚武王卒則文王元年在魯莊公五年至魯莊公十九年文王卒則文王在位十五年而熊羆在位三年史記失之矣熊羆熊惲皆息媯之子至是皆十餘年耳弑立之事必有大臣專之者而左傳史記皆不言其後十餘年無征伐會盟明成王幼未能治國矣元年始修聘諸侯

春秋書荆人來聘

貢獻於王王錫之命曰鎮尔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成王幼委政大臣令尹子元欲蠱丈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

舞也習戎備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
亦異乎子元趾之六年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
救鄭我師夜遁子元歸遂處於王宮鬪射師諫執而梏
之八年秋申公鬪班殺子元鬪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
家以紓楚國之難始周成王封熊繹於荊雜居蠻夷之
間故孔子作春秋謂之荊而不人及鬪穀於菟為政始
以禮治國改號曰楚十三年伐鄭春秋書曰楚人伐鄭
然猶未得與諸侯齒也十四年伐鄭囚鄭聃伯十五年

秋諸侯會于陽穀以謀我冬復伐鄭十六年齊桓公以諸侯來伐責王貢之不入齊師次于陘使屈完如師齊桓為之退舍召陵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桓公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若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桓公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乃盟而還十七年滅弦十八年秋圍許諸侯救許

師還冬蔡侯以許男見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王禮而
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四年滅黃二十七年春伐徐
齊人以諸侯救徐冬敗徐于婁林二十九年齊桓公卒
三十年鄭伯來朝王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毋以
鑄兵三十二年伐隨三十三年宋襄公將合諸侯使來
告我許之秋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冬諸侯盟于薄釋
宋公春秋書之始曰楚子而先陳蔡三十四年鄭伯來
朝宋公伐之王伐宋以救鄭大敗宋師于泓還過鄭鄭

伯享之取鄭二姬以歸君子以此知成王之不能終也
三十五年秋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鬪穀於菟以令
尹授之遂呂臣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有大功
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有幾時晉公子重耳自齊來王
厚遇之送之於秦三十六年宋成公來朝三十七年秦
人克商密鬪克屈禦寇戍焉秦人囚之以歸成得臣追
秦師不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三十八年夏魯人來乞
師以伐齊秋滅夔宋人叛我即晉冬成得臣伐宋圍緡

師及魯人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三十九年將復伐宋使闕穀於菟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成得臣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賀子丈子文飲之酒蔿賈後至不賀問之對曰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冬王以諸侯圍宋四十年晉侯伐曹衛以救宋王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得臣去宋得臣不可使闕叔請戰曰非敢

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遂與晉師遇晉侯避之三舍楚衆欲止得臣不可戰于城濮我師敗績王使謂得臣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得臣自殺薦呂臣為令尹晉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四十四年使鬬章聘于晉晉使陽處父來報於是晉楚復通四十五年令尹子上侵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侵蔡子上救之晉楚夾泚而軍約退舍以紓晉晉將涉水而陣既退處父宣言曰楚師遁矣皆歸太子商臣譖之

曰納賂以避晉楚之耻也王殺子上初王將以商臣為太子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是人也蠡目而豺聲恐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知之四十六年十月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縊而卒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暝商臣立是為穆王穆王二年秋圍江三年秋滅江四年夏滅六秋滅蓼六年晉靈公初立范山言於王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八年春師于狼淵

以伐鄭鄭人請成夏侵陳克壺丘秋復侵陳陳人獲我
公子蔑懼而請成冬使越椒聘于魯春秋書曰楚子使
椒來聘始與諸侯比九年鬬宜申及仲歸謀弑王王殺
之秋王會陳侯鄭伯蔡侯伐宋宋人道之以田孟諸宋
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十二年穆王卒子莊王旅立元
年成嘉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及鬬克守二子作亂
城郢而使賊殺嘉不克八月二子以王出將如商密廬
戰黎及叔麋誘而殺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

為樂令國中有敢諫者死伍舉入諫王左抱鄭姬右抱
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有鳥在於阜三年
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
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
從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
於是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
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大饑戎伐我西南至于阜
山又伐我東南至于陽丘庸人帥羣蠻以叛我麋人帥

百濮聚於選將伐我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謀徙於阪
高以避寇蒯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彼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若我出師必懼而歸從之師興而百
濮罷使廬戢黎侵庸庸人囚子楊窓三宿而逸曰庸師
衆羣蠻聚焉不如益大兵以伐之師叔曰不可姑又與
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也從之七遇皆北王
乃乘駟會師于臨品秦人巴人皆至羣蠻懼請盟遂伐
庸滅之六年鄭叛晉從我陳叛我從晉秋王侵陳遂侵

宋七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侵鄭闕叔救之次于鄭以待晉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八年春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天子使王孫滿勞王王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在德不在鼎成王定鼎于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九年司馬闕叔工正遂賈讒令尹闕般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馬椒又殺賈將遂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弗受戰于臯澣椒再射王中車師懼退

王使巡師曰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
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鬬椒者令尹子文之弟
子良之子也生而子文惡之欲殺之子良不可故及於
亂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而聞亂其人欲亡克
黃曰君命不可棄也歸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
楚國曰是不可以無後使復其所師連歲伐陳鄭滅舒
蓼十五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孔寧儀行父來奔十
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

獨不賀王問之曰牽牛以蹊人田田主奪之牛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而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十七年春王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

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
惠也孤之願也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
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六月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
楚平荀林父欲還其佐先穀不可以中軍佐濟晉師從
之王欲還嬖人伍參勸戰從之戰於邲大敗晉師次于
衡雍潘黨請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王曰非爾所
知也夫文止戈為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

財所以為武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
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
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
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乎祀于河
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冬伐蕭宋人蔡人救蕭蕭人囚
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圍
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
軍之士皆如挾纊十九年王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

于宋使公子馮聘于晉曰無假道於鄭孟諸之役舟為
司馬宋公違令舟戮其僕以是惡宋辭曰鄭昭宋聾晉
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
人執之王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劒及於寢門之
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九月圍宋晉救不至而宋人不服
二十年師將歸申犀稽首於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
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
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司馬側之

牀以病告側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而與之平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莊王之季年魯人乞師以伐齊莊王卒我師不出共王二年魯人以晉師伐齊令尹公子嬰齊將救齊大戶已責連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侵衛及魯魯人以賂請盟十一月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蜀晉人畏其衆不敢爭是役也使巫臣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與公子側爭夏姬遂以夏姬亡奔晉晉人以為邢大夫側

請以重幣錮之王不許曰彼為先君謀所蓋多矣若能
利晉國雖重幣何益四年晉師伐鄭側救鄭鄭伯與許
男訟不能決五年許鄭來訟鄭伯不勝歸而請成于晉
六年嬰齊伐鄭藥書救鄭遇於繞角我師還七年嬰齊
復伐鄭諸侯救鄭盟于馬陵鄭人囚我鄭公鍾儀巫臣
之出也嬰齊及側盡滅其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
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
於奔命以死遂請於晉侯而使於吳教吳乘車戰射道

之叛楚吳於是始伐楚伐巢伐徐嬰齊奔命馬陵之會
吳入州來嬰齊自鄭奔命二子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
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大為楚患八年晉欒書侵我獲申
驪九年以賂求鄭伯鄭伯會我公子成于鄧秋晉人伐
之嬰齊伐陳以救鄭自陳伐莒取渠丘及鄆晉人歸鍾
儀以求成十二月使公子成報焉十年晉使糴莩來聘
十一年宋華元來會晉楚之成十二年五月晉士燮會
我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晉卻至來聘王享之

子側相為地室而縣賓登金秦作於下驚而走出復入而辭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易此側曰兩君相見亦唯一矢以相遺焉用樂卻至譏焉晉人以此知成之不能久也冬公子罷如晉蒞盟十五年夏王將北師公子貞曰新與晉盟奈何背之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遂侵鄭及衛許人畏偏於鄭請遷於我十一月使公子申遷許於葉十六年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人叛晉夏晉

侯伐鄭王救之側將中軍嬰齊將左壬夫將右過申側見申叔而問焉曰師其如何對曰子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將何以戰吾殆不見子矣戰于鄢陵呂錡射王中目我師敗績既夕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將復攻晉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厲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側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遂夜遁去賜側死十七年夏諸侯

伐鄭嬰齊救之諸侯還冬諸侯復伐鄭壬夫救之諸侯
還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十八年夏王伐宋納魚石于
彭城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伐彭城冬嬰齊救彭城
晉悼公救宋遇於靡角我師還十九年諸侯伐鄭壬夫
救鄭侵宋呂留右司馬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偏令尹司
馬二十年殺申二十一年春嬰齊伐吳克鳩茲至于衡
山使鄧廖侵吳吳人敗之獲鄧廖歸飲至三日吳人取
駕國人咎焉嬰齊遂以憂死六月晉侯會諸侯于雞澤

壬夫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叛我使索僑如會秋使公
子何忌侵陳二十二年陳成公卒將伐陳聞其喪而止
陳不聽命夏彭名侵陳二十三年討陳叛故殺壬夫以
公子貞為令尹以伐陳二十五年貞復圍陳諸侯會于
鄆以救陳我師執陳公子黃陳侯逃歸二十六年春鄭
人為晉侵蔡冬貞伐鄭鄭人請成二十七年秦伯使來
乞師將以伐晉王許之貞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
晉君類能而使之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

可敵事之而後可王曰吾既許之矣遂師于武城以為
秦援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請成王伐鄭鄭人亦成莊
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還二十八年夏貞及鄭師伐宋
秋諸侯伐鄭鄭及晉平貞救鄭鄭人宵涉潁以盟我晉
師歸我師亦歸二十九年四月諸侯復伐鄭盟于亳城
北王及秦師伐鄭鄭伯來逆與我伐宋九月諸侯復伐
鄭鄭及晉盟使良宵來告絕時晉悼公復伯諸侯畏之
鄭固與晉我不敢復爭三十年貞及秦師伐宋王逆女

于秦三十一年王疾病召大夫而告之以鄢之辱請謚
靈若厲九月共王卒大夫將以王命謚貞曰君命以共
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
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子康王昭立吳侵我公子午及養由基禦之大敗吳師
於庸浦元年貞師于棠以伐吳師還不戒吳人敗我師
于皋舟之隘冬貞卒將死謂公子午必城郢二年午為
令尹舉楚國之賢者寘之列位於是楚治三年晉荀偃

伐我公子格禦之戰于湛阪我師敗績五年晉人圍齊
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告令尹午
午以諸侯之睦於晉也不許王強之午伐鄭無功而還
七年陳公子黃來奔八年令尹午卒使蘧子馮為令尹
訪於申叔豫豫曰國多寵而王弱不可為也遂辭以疾
以公子追舒為令尹觀起有寵於追舒無祿而多馬楚
人患之九年殺追舒復以蘧子馮為令尹十年陳侯來
朝公子黃愬焉慶虎慶寅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園陳殺

二慶而納黃十一年王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齊莊公伐晉懼而求好於我使遠啓彊聘于齊齊使陳無宇來報秋諸侯會于夷儀以伐齊王伐鄭以救齊吳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我王師于荒浦使讓焉舒鳩子告不叛且請受盟王不許遂子馮曰彼告無罪若何伐之姑歸息民彼若不二吾無求矣若猶叛我無詞有庸師還十二年舒鳩卒叛屈建為令尹伐舒鳩滅之以遂掩為司馬書土田賦車籍馬及兵車徒卒甲楯之數

既成以授屈建王將賞舒鳩之功屈建辭曰先大夫遂
子之功也乃以與遂掩十三年許靈公來朝詩伐鄭卒
于楚王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十月伐鄭時宋向戌將
合晉楚之成鄭公孫僑曰晉楚將平不如使逞而歸遂
不禦我獲九人而還十四年夏屈建會晉趙武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宋楚人衷甲且請先軟晉人不較諸侯是
以惡我秋晉荀盈來盟遂罷如晉涖盟十五年以宋盟
故鄭游吉來聘及漢辭之以致鄭伯冬宋公魯侯陳侯

鄭伯許男皆來十二月乙未康王卒宋公未至而反諸侯皆至子熊麋立是為邾敖元年四月葬康王諸侯皆送葬王子圍為令尹王弱而令尹強諸侯知圍之不臣也二年圍殺司馬遂掩而取其室四年圍會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于虢因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將遂襲鄭鄭人知之不克冬圍將復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緼而弑之及其二子幕與平夏右尹王子比奔晉宮廐尹王子黑肱奔鄭殺太宰伯州犁圍自

立是為靈王靈王者共王之子而康王之弟也二年冬
鄭伯來朝三年春許男來朝王皆止之以田江南使椒
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王問鄭公孫僑曰晉其許我
乎對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
宋之盟又曰如一何故不許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從
宋之盟承君之懼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
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
來其餘君之所及也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

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椒舉至晉晉侯許之
六月合諸侯于申惟魯衛曹邾不至椒舉言於王曰臣
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伯之
濟否在此會也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王其
訪焉王使問禮於二子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僑獻
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徐子吳出也王以為貳於吳執之
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弗見於是王以侈驕諸侯
椒舉諫曰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

夷叛之周幽王為太室之盟夷狄叛之皆汰故也今君
以汰無乃不濟乎弗聽子產見向戌曰吾不患楚矣汰
而愼諫不過十年戌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
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七月王以諸侯伐吳圍朱
方執齊慶封殺之盡滅其族將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
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殺其君弱其孤以盟其
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遷賴

於鄢使闕圍龜公子去疾城賴將以遷許申無宇曰楚
旤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
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
亂也冬吳伐我入棘櫟麻四年王以屈申為貳於吳殺
之使令尹遂罷如晉逆女晉使韓起羊舌肸送之既至
王將以起為閹以肸為司宮以辱晉訪諸大夫大夫莫
對遂啓疆爭之乃止十月王以諸侯伐吳吳敗我師于
鵠岸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執之以歸五年夏使公子

棄疾聘于晉秋遂罷伐吳吳敗我師于房鍾六年成章
華之臺將與諸侯落之使遂啓彊召魯侯夏魯侯來朝
王享之於章華七年陳哀公卒哀公之弟招殺其太子
偃師而立公子留九月王使棄疾帥師奉孫吳以伐陳
十一月滅陳放陳公子招殺陳孔奐而使穿封戌為陳
公八年王會諸侯之大夫于陳遷許于城父十年三月
王召蔡靈公于申伏甲而享之醉而執之四月殺之刑
其士七十人使棄疾帥師圍蔡滅之用隱太子友于岡

山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
曰擇臣莫若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使昭公不立齊
桓公城穀而寘管仲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
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
君其少戒且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一年夏
殺成熊以為若敖氏之餘也而誅之冬伐徐以懼吳王
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鄭丹見王與之言欲求鼎於周求
許於鄭王心汰侈無厭丹不敢逆左史倚相超過王謂

丹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丹因言曰是安得為良史昔周穆王將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王曰然則子知之乎丹為王誦之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名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感其言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十二年春王之舊怨遂掩之族及遂居許圍蔡消蔓成然越大夫常壽過因王在外帥

羣喪職之徒以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蔡之遺臣朝吳觀從因之以蔡公棄疾之命召公子比公子黑肱既至命蔡人奉棄疾以盟二子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息舟之隙以入楚殺王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太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矣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吾殺人子多矣能無

及此乎鄭丹言於王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丹棄王而歸王汧夏將入鄢王嘗有德於申無宇無宇之子亥求王遇於棘圍以歸五月王縊于申亥氏國人不知每夜駭曰王入矣棄疾因以作亂使人夜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告比黑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又

有呼而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為平王葬子于于訾謂之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蔓成然為令尹觀從為卜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王於是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楚人安焉初共王有子五人無適立乃大有事於羣望而埋璧於庭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哲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

皆壓紐鬪圍龜知之故使其子成然事焉康王既以長
立至子不終靈王暴虐不得其死子干子晳皆以無援
不立而平王出君陳蔡國人附焉卒有楚國如神之命
十月吳滅州來蔓成然請伐吳王曰吾未撫民人未事
鬼神未脩守脩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
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元年夏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
宗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且撫其民令曰息民
五年而後用師國遂以安令尹成然恃其勞也與養氏

比而求無度王患之九月殺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成
然之子辛居鄖以續鬬氏之後二年王之嬖人費無極
害蔡朝吳讒而逐之三年春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
而立其子四年冬吳伐我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
舟餘皇吳人宵敗我師取餘皇以歸五年冬使王子勝
遷許于白羽以避鄭六年春使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使
令尹陽句城郟魯叔孫婁聞之曰楚不在諸侯矣王之
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

師無極無寵於太子太子娶于秦無極勸王取之因言
於王請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說而從之楚
於是始亂冬城州來沈尹戌曰楚必敗矣昔吳滅州來
子旗請伐之王以撫民辭焉今未嘗撫民而城州來以
挑吳能無敗乎七年費無極言於王曰建與伍奢將以
方城之外叛王以問奢奢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
怒執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遣之太子奔
宋無極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王使召之其長

子尚至少子負奔吳王并殺奢與尚負至吳言伐楚之利卒為楚禍八年宋華氏為亂不克使華登來乞師王使遂越帥師助之太宰犯諫曰釋君而助臣可乎王悔之蔡侯朱既立費無極取貨於東國使蔡人出朱而立東國朱來愬王將為之討蔡無極言焉乃止九年宋華亥向寧華定來奔十年秋吳伐州來遂越帥諸侯之師救之遇於鍾離吳人敗頓胡沈蔡之師我師大奔冬十月吳入郢取太子建之母及其寶器以歸遂越追之弗

及緼於遠溘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
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
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
於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十一年秋王為舟
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
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王
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沈

尹戍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十二年冬使遂射城州屈以復荊人城丘皇以遷訾人使熊相謀築巢使季然築卷民益不安十三年九月平王卒囊瓦將立王子申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建實聘之申怒曰王有適嗣而廢之必殺令尹瓦懼乃立太子是為昭王申平王長庶子也元年春吳子使掩餘燭庸伐我我師禦之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因以弑吳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我師還左尹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費無極與鄢將師惡

之讒之囊瓦而殺之及陽令終晉陳皆滅其族伯州犂
之孫詬出奔吳國人謗之沈尹戌告瓦曰吳新有君疆
場日駭子邇於讒人而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國有大事
子其危矣瓦懼殺無極將師以說於國四年吳掩餘燭
庸來奔王封之於養將以害吳公子申諫曰吳光新得
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
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今又強其讎以怒之無乃不可
乎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而伐徐滅之徐子來奔沈

尹戍救徐不及吳始用伍貲為三軍以肄楚楚於是始病五年吳再侵我八年夏桐叛我秋囊瓦伐吳敗於豫章蔡昭侯來朝為兩佩兩裘以其一獻王而服其一以朝囊瓦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來朝有兩驢驢馬囊瓦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九年唐人竊馬以獻乃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獻佩亦歸蔡侯蔡侯歸及漢沈玉而誓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遂如晉請伐我十年三月晉為蔡合諸侯於召陵求賄不得而止蔡侯

因伍負伯誣以告於吳冬蔡侯唐侯以吳子伐我舍舟
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囊瓦曰子夾漢
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軛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
城黑謂瓦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如速戰史皇曰楚
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還是
獨克吳也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
大別三戰瓦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闔廬之弟夫槩王先擊囊瓦之卒瓦先奔我師亂遂大敗瓦亡奔宋吳師從我五戰及郢王出奔吳入郢伍員發平王之墓鞭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三戰皆傷遂死之王入於雲中盜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止之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求王於隨公子結似王將逃王而已為王隨人不與王割結心以與隨

人盟申包胥以王命而乞師于秦曰吳為封豕長蛇荐
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
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
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
以事君秦伯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子對
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
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十一年夏秦子蒲子虎帥

車五百乘以救我與我師敗夫槩王于沂公子結亦敗
吳師於軍祥七月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秦楚交敗
吳師吳王乃歸十月王入于郢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
臼藍尹亶涉其孥不與王舟王定將殺之公子申曰子
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効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
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
孫賈宋木鬬懷申請舍懷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
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

旗其又為諸遂逃賞十二年四月吳敗我舟師獲大夫
九人又敗我陵師國人大惕懼亡令尹申喜曰乃今可
為矣於是遷郢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年二
月結及陳師滅頓五月越敗吳于檣李闔閭傷而死吳
由此怨越不暇伐楚二十一年滅胡二十二年春王及
諸侯圍蔡以報柏舉里而裁廣丈高倍九日而畢如令
尹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
請遷于吳秋吳王夫差伐陳楚大夫聞之皆懼曰闔閭

惟能用其民是以敗我今聞其嗣又甚將若之何申曰
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閭身自約也而恤其
民民不罷勞而爭為之死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
我也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宿有妃嬙嬪御一日之行
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
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五年克戎蠻氏蠻子赤奔晉晉人
為我執之以歸二十七年春吳伐陳王為之出師于城
父七月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

敗楚師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申為王不可則命
結亦不可則命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冥
卒于城父啓曰君王捨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
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與申結謀潛師閉塗逆越
女之子章而立之是為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
日以飛三日王問之周太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
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
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亦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惠王三年伐陳四年結復伐陳七年申復伐陳九年申結伐吳初太子建居鄭鄭人殺之建子勝在吳申台之以為白公請伐鄭以復父讎申許之而未行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而還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十年吳伐慎勝敗之請以戰備獻

許之遂作亂七月殺申結于朝以兵劫啓將立之啓曰
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畀焉啓之願也敢不
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
劫王以如高府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
諸梁在蔡以方城之外伐之勝敗奔山而緼王復位諸
梁兼令尹司馬陳人因亂伐我十一年七月公孫朝帥
師滅陳以申之子國為令尹結之子寬為司馬而諸梁
歸老於葉十六年越滅吳越人不能正江淮之北楚東

侵廣地至泗上四十二年滅蔡四十四年滅杞與秦平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二

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五年韓魏趙始列為

諸侯

史記簡王八年韓魏趙始為諸侯今考之三晉世家及年表當在此年也

六年盜殺聲

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至乘丘而還三

年歸榆闕于鄭四年伐周圍鄭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

年三晉來伐敗我大梁榆闕我厚賂秦與之平王之季

年吳起自魏來王任以為相明法責實楚國以治而大

臣宗室害之二十一年悼王卒貴戚作亂攻殺吳起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我取茲方於是為扞關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魯陽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王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強而三晉亦益大十六年魏惠王圍趙邯鄲昭奚卹謂宣王曰王不如無救趙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趙不聽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

害必深矣何謂兩弊乎且魏以兵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楚不救已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澣之間齊敗魏桂陵三十年秦孝公封衛鞅於商南侵我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齊魏始稱王越王無疆伐齊齊宣王使人說越王勸之伐楚越王從之釋齊伐我

我興師伐之大敗越人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北因此怨齊田嬰七年伐齊敗之於徐州令齊必逐田
嬰張丑為嬰說王曰王知所以戰勝於徐州者乎田盼
子者齊之名將也嬰子不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
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今逐嬰子則盼子必用非楚
利也王止不逐嬰子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
聞我喪伐我取陘山懷王五年秦初稱王六年使柱國
昭陽將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入邑又移兵攻齊齊王

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
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
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執珪軫曰其
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君已為令尹矣
此國冠之上也臣請得譬言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
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
飲之一人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
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

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歸。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齊、楚、魏相會盟，齧桑十一年。山東六國約共攻秦，楚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史記於此言蘇秦約山東六國共攻秦而戰國策言是歲五國攻秦趙李兌之計也。案蘇秦始約從諸侯，當趙肅侯十六年，楚威王六年。明年秦使犀首說齊、魏共伐趙，以敗從約。

蘇秦自此去趙而從約遂解至楚懷王十一年凡十四
年是時蘇秦自燕入齊為齊人所殺矣然則函谷之兵
非蘇秦
明矣 魏將求和於秦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杜赫

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入秦是明
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
請秦昭陽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
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
惠子反魏王不悅杜赫又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
之半謁病不得請和不聽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

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
和昭陽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
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
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南入楚謂
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
門闢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
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
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闢之廝也王為

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得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王大說置相印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商於之地羣臣皆賀陳軫獨吊王曰何故軫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王必怨之是西起秦

患北絕齊交如此而兩國之兵至矣臣故弔王弗聽因
使一將軍從張儀西受地張儀至秦佯醉墜車稱病不
出三月地不可得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耶乃使勇
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
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
袤六里楚將軍曰受命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王
大怒興師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
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存

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遂發兵西攻秦十七年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屈匄裨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于藍田兵復大敗韓魏聞之南襲我至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

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宜不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王不見囚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

於王而出之儀出王因善遇儀儀因說王叛從約與秦
合親約昏姻張儀已出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
張儀王悔使人追之不及靳尚因謂王曰臣請隨之儀
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或謂魏張旄
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
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曰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
秦相難則魏無患矣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
是歲秦惠王卒二十二年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

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周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十年公中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周君曰子為寡人謀柰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

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
賁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是時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
與秦合乃使遺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
秦王已死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
里疾善韓公孫衍善魏楚必事秦則韓魏恐必因二人
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
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
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

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挫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王熟計之王業已欲和於秦得齊王書猶豫未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於諸侯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

事秦者以先王墳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山河為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樛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樛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

以善韓

史記此事在二十年今案年表懷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故

此事當在懷王二十二年也

二十四年背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

厚賂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王入秦與昭王約盟於黃
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以我叛約而合秦
三國共伐我我使太子入秦而請救秦遣客卿通將兵
來救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
者太子殺之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我殺
將軍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來攻大破我

軍死者二萬殺將軍景缺王恐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
平三十年秦復伐我取八城秦昭王遣王書曰始寡人
與王約為兄弟盟於黃棘太子為質至懼也太子陵殺
寡人之重臣不謝而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之邊
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君接境壤
界故為昏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懼則無以令
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
願也王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欲無往恐秦怒昭王曰

王無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
屈原亦止王母西王子蘭勸王曰奈何絕秦之懽心
於是往會秦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王至則
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元禮王大
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王要以割巫黔中郡王欲盟
秦欲先得地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不復許
秦秦因留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
還要以割地而太子橫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

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背王命而立其庶子不義乃請太子於齊齊湣王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相田文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新王為市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歸太子然亦謂太子與我東地五百里不然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問之傳慎子曰獻之愛地而不送死

父不義也太子從之齊乃歸太子太子至立為王是為
頃襄王乃告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昭王怒齊
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王告慎子曰齊來求地為之奈
何慎子曰王朝羣臣而問之可也上柱國子良入見王
曰寡人之得反國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今求之奈
何子良曰王親出玉聲而許強萬乘之齊不與則不信
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之而攻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
復問之昭常曰不可與也去東地五百里是去國之半

也臣故曰勿與臣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復問之
景鯉曰不可與也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
鯉出王召慎子告之以三大夫之計曰將孰用而可慎
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王使
子良以車五十乘北獻地於齊發子良之明日以昭常
為司馬使守東土遣昭常之明日使景鯉以車五十乘
西索救於秦王曰善從之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地
昭常應齊使曰我主東土且與之生死悉五尺至六十

三十餘萬弊甲銑兵待於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於寡君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起兵以伐昭常未涉疆秦畏齊之有東土也使羣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遂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戰齊王恐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以解齊患士卒不戰東地復全頃襄王元年秦出兵武關攻我大敗我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

城而去二年懷王亡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文王初立行王事不敢納懷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王書曰楚背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飭士卒得一樂戰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

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十五年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昭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聞召而問之其人因射獵以言伐國之事王復召與語遂言曰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王感其言遣使於諸侯復

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圍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

屈楚之名足以尊主是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
不行十九年秦伐我我軍敗割上庸漢北地與秦二十
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白起遂拔我郢燒先
王墓夷陵我兵散不復戰東北保陳二十二年秦復拔
我巫黔中郡初屈原有寵於懷王王與之圖議國事應
對諸侯甚尊任之上官大夫忌之讒之懷王王疑之不
用原既勸懷王誅張儀又勸王無入秦王不聽而聽少
子蘭入秦而不反故楚人皆賢屈原而咎子蘭及頃襄

王即位以蘭為令尹蘭因與上官大夫比而毀原王怒逐之原憤怨赴湘水死楚人傷之由是忠臣不為用秦之未取郢也莊辛謂王曰王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祿祥乎莊辛曰臣非敢為祿祥也臣誠見其必然也王卒幸四子不衰楚國必亡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五月而秦舉鄢郢王乃使人徵莊辛於趙謝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

至此為之奈何莊辛曰鄙諺曰見菟而顧犬未為晚也
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
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方憂懼
乃受之執珪封陽陵君二十三年復收東地得兵十餘
萬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
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太子為質於秦使左
徒黃歇侍太子三十六年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
太子熊元伐立是為考烈王王以黃歇為令尹封於吳

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於秦以平是時楚益弱六

年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來告急遣春申君將兵救趙

七年至新中秦兵去

史記楚世家楚遣景陽救趙今按年表及平原君春申君傳皆言春

申君將而救趙故以春申為信

十二年秦昭王卒使春申君吊祠于秦

十四年滅魯十六年秦王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

秦不利而去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

子幽王悍立王舅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滅韓十

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

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

趙王遷王負芻二年秦伐我大破我軍亡十餘城三年

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殺將軍項燕五年

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王負芻滅楚為楚郡

年表及王翦傳記楚

亡事與楚世家同惟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王翦擊荆

虜荆王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

王翦復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自殺始皇二十三年則

負芻之四年二十四年則負芻之五年負芻既死項燕

立昌平君昌平君死而後項燕自殺與楚世家不同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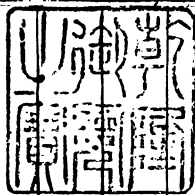
平君者楚人為始皇相國攻嫪毐者也始皇二十一年

將攻荆徙昌平君於郢然無

以考驗其實故兩存之也

蘇子曰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般之弑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救沛然自以為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矣一日為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

秦之旤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
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
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王旤伯諸侯而楚遂以興天
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古史卷十七